元史/卷16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六十八 ◄

元史卷一百六十九
列傳第五十六

► 卷一百七十

賀仁傑　賈昔剌　劉哈剌八都魯　石抹明里　謝仲溫　高觿　張九思　王伯勝

賀仁傑

賀仁傑字寬甫，其先河東隰州人，祖種德徙關中，遂為京兆鄠人。父賁，有材略，善攻戰，數從軍有功。關中兵後積屍滿野，賁買地金天門外，為大塚收瘞之；遠近聞者，爭輦屍來葬，復以私錢勞之。嘗治室於毀垣中，得白金七千五百兩，謂其妻鄭曰：「語云：匹夫無故獲千金，必有非常之禍。」時世祖以皇太弟受詔征雲南，駐軍六盤山，乃持五千兩往獻之，世祖曰：「天以賜汝，焉用獻！」對曰：「殿下新封秦，金出秦地，此天以授殿下，臣不敢私，願以助軍。」且言其子仁傑可用狀，即召入宿衛。其軍帥怒賁不先白己而專獻金，下賁獄，世祖聞之，大怒，執帥將殺之，以勳舊而止。世祖即位，賜賁金符，總管京兆諸軍奧魯，卒，贈輸忠立義功臣、銀青榮祿大夫、大司徒，追封雍國公，謚貞獻。

仁傑從世祖，南征雲南，北征乃顏，皆著勞績。後與董文忠居中事上，同志協力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聽，多所裨益，而言不外泄，帝深愛重之。

至元十三年，宋平，惟川蜀久不下。四川制置使張珏守重慶，合州安撫使王立守釣魚山，相拒二十餘年。詔建東西行樞密院，督兵進伐，合丹、闊里吉思領東院，攻釣魚山；不花、李德輝領西院，攻重慶。德輝分守成都，獲王立鈔卒張（合）〔郃〕，[1]縱之使諭

立降。立復遣張（合）〔郃〕等奉蠟書告德輝，能自來，即降。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，與東院同受立降。東院復奏誅立，并言德輝越境邀功，下立長安獄。西院從事呂至都，以兵事告許衡，許衡告仁傑，仁傑為言於帝。帝召樞密臣責之曰：「汝等以人命為戲耶！今召王立，立生則已，死則汝等亦從之。」立至，賜金虎符，仍以為合州安撫使。

帝一日召仁傑至榻前，出白金，謂之曰：「此汝父六盤所獻者，聞汝母來，可持以歸養。」辭不許，乃歸白母，盡散之宗族。帝欲選民間童女充後宮；及有司買物，多非其土產；山後鹽禁，久為民害：皆奏罷之。民為之立祠。

十七年，上都留守闕，宰相擬廷臣以十數，皆不納，帝顧仁傑曰：「無以易卿者。」特授正議大夫、上都留守，兼本路總管、開平府尹。明年，賜三珠虎符，進資德大夫，兼虎賁親軍都指揮使。尋加榮祿大夫、中書右丞，留守如故。尚書省立，桑哥用事，奏上都留守司錢穀多失實。召留守忽剌忽耳及仁傑廷辨，仁傑曰：「臣漢人，不能禁吏戢姦，致錢穀多耗傷，臣之罪。」忽剌忽耳曰：「臣為長，印在臣手，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，臣之罪。」帝曰：「以爵讓人者有之，未有爭引咎歸己者。」置勿問。

仁傑在官五十餘年，為留守者居半，車駕春秋行幸，出入供億，未嘗致上怒。其妻劉沒，帝欲為娶貴族，固辭，乃娶民間女，已而喪明，夫妻相敬如初，未嘗置媵妾。

大德九年，年七十二，請老，拜光祿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商議陝西行中書省事，賜白金、楮幣、錦袍、玉帶，歸第。以子勝襲上都留守、虎賁指揮使。後成宗崩，仁宗入清內難，念世祖舊臣，欲有所咨訪，召赴闕，行至樊橋而卒。贈恭勤竭力功臣、儀同三司、太保、上柱國，追封雍國公，謚忠貞。延祐六年，加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奉元王。子勝，自有傳。

賈昔剌

賈昔剌，燕之大興人也。本姓賈氏，其父仕金為庖人。昔剌體貌魁碩，有志於當世。歲甲申，因近臣入見莊聖太后，遂從睿宗於和林，典司御膳，以其鬚黃，賜名昔剌，俾氏族與蒙古人同，甚親幸之；又慮其漢人，不習於風土，令徙居濂州。帝復思之曰：「昔剌在吾左右，飲食殊安適。」促召入供奉，諸庖人皆隸焉。

世祖在潛邸，知其重厚，使從迎皇后於弘吉剌之地，自是預謀帷幄，動中機會，內出銀三千兩，使買珍膳，乘傳上太官，恣其出入不問。又賜以牝馬及駒三十匹，并牧戶與之。是時兵餘，數以所賜分遺鄉里。世祖即位，立尚食、尚藥二局，賜金符，提點局事，兼領進納御膳生料。年老，謝事，病篤，索所賜衣衣之而卒。追封聞喜郡侯，謚敬懿。

子丑妮子，方幼時，世祖愛之，嘗坐之御席傍。從征雲南，躍馬入水，斫戰船，破其軍，帝奇其勇敢，而戒其輕銳。己未，從伐宋，還自鄂州，卒。追封臨汾郡公，謚顯毅。

子虎林赤，智勇絕人。阿里不哥之叛，出其家名馬，以助官軍。從幸和林，中道值大風，晝晦，敵猝至，擊走之；還，佩其大父金符，提點尚食、尚藥二局，歷尚膳使，兼司農。嘗入侍，帝問治天下何為本，曰：「重農為本。」何為先，曰：「用賢為先。用賢則天下治，重農則百姓足。」帝深善之，超拜宣徽使，辭，改僉院事，仍領尚膳使，卒。

子禿堅不花，襲世職為尚藥、尚食局提點，世祖以故家子，獨奇之，謂他日可大用，使在左右。從征乃顏，軍次杭海，敵猝至，帝令急擊之。諸近侍見其勢盛，多畏避，禿堅不花即馳入其陣，疾戰，破走之，擒其首將以歸。移軍哈罕，大風，晝晦，敵兵千人，鼓譟以進，禿堅不花奮擊，身被十餘瘡，猶力戰，復大破之，帝奇其勇。杭海叛者請降，眾議以為親犯王師，宜誅之，禿堅不花獨曰：「杭海本吾人，或誘之以叛，豈其本心哉！且兵法，殺降不祥，宜赦之。」帝曰：「禿堅不花議是。」以此益知其可用，陞同僉宣徽院事。每論政帝前，言直而氣不懾，帝亦知其直。令察宿衛之士，有才器者以名聞，所論薦數十人，用之皆稱職，時論歸之。

成宗即位，諸侯王會于上京，凡芻餼宴享之節、賜予多寡、疏戚之分，無一不當其意，帝喜曰：「宣徽得禿堅不花足矣。」進同知宣徽院事。四年，帝弗豫，召入侍疾，一食一飲，必嘗乃進，帝體既安，賜錢，不受，解衣賜之。嘗從巡幸，禁中衛士感奮有所欲言，帝命進而問之，皆曰：「臣等宿衛有年矣，日膳充、歲賜以時者，誠荷陛下厚恩，亦由宣徽有能官禿堅不花其人也。」帝悅，賜珠袍，超拜宣徽使。辭曰：「先臣服勤，於茲三世矣，位不過僉佐，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！」帝嘉其退讓，乃允其請。九年，北方乞祿倫部大雪，奏買駝、馬，補其死損，出衣幣於內府，身往給之，全活者數萬人，還，賜七寶笠。十年，帝病甚，入侍疾愈謹。及大漸，內難將作，揆以正義，無所回撓。

武宗入即位，深嘉其忠，進階榮祿大夫，遙授平章政事，商議宣徽院事，行金復州新附軍萬戶府達魯花赤。至大二年，詔出金帛，大賚北邊諸軍，以禿堅不花明習事宜，能不

憚勞苦，使即軍中，與其帥月赤察兒定議而給之，諸部大悅。帝深器之，拜宣徽使，出內藏兼金帶賜之，為同官賈廷瑞所嫉。廷瑞請以宣徽院為門下省，尚書省奏廷瑞擅易官制，帝大怒，欲殺之。禿堅不花力諫不可，帝曰：「賈廷瑞毀卿不直一錢，卿何力言邪？」對曰：「廷瑞所坐不當死，不敢以臣私隙，誤陛下失刑。」廷瑞遂得免。帝訪羣臣以治道，禿堅不花以為治國安民之實在於生財節用。帝嘉納焉。轉光祿大夫。

仁宗即位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。延祐四年，朔方又被風雪為災，禿堅不花請賑之如大德時，且出私家馬二百匹以為助，賜錢酬其價，不受，解御衣賜之。托恩幸以求賞者，輒抑弗予。帖失、王廷顯，皆同官也，帝賜帖失海舶，禿堅不花曰：「此軍國之所資，上不宜賜，下不宜受。」帝賜廷顯玉帶，廷顯欲取太官羊錢一萬五千緡充其價，又執不可。於是怨之者眾。七年，以疾去官。

英宗即位，帖失竟譖殺之，後帖失以大逆伏誅，事乃白，贈推忠宣力守諒功臣、太傅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追封冀國公，謚忠隱。後進封冀安王；加贈其曾祖昔剌推忠翊運功臣、金紫光祿大夫、太保，進封絳國公；祖丑妮子崇德效節功臣、儀同三司、太傅、柱國，追封絳國公；父虎林赤推誠宣力守德功臣、太師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，進封臨汾王。

子班卜、忽里台、也速古、禿忽赤，皆至顯官。

劉哈剌八都魯

劉哈剌八都魯，河東人，本姓劉氏，家世業醫。至元八年，世祖駐蹕白海，以近臣言，得召見。世祖謂其目有火光，異之，遂留侍左右，初賜名哈剌斡脫赤。十七年，擢太醫院管勾。昔里吉叛，宗王別里鐵穆耳奉命往征之，帝諭哈剌八都魯曰：「當行者多避事，汝善醫，復習騎射，能從行乎？」對曰：「事君不辭難，臣不行將何為！」即請授甲，帝曰：「汝安用甲？」對曰：「臣願備一戰士。」帝曰：「醫，汝事也，甲不可得。」惟賜以環刀、弓矢、裘馬等物。將行，聞母疾，請歸省，帝命給驛而歸。既見母，不敢以遠役告，母亦微知之，謂曰：「汝第行，我疾安矣。」遂即辭去，忍淚不下，而鼻血暴出，數里弗止，馳至王所。

一日，獵於野，有狐竄草中，王射之，不中，哈剌八都魯一發中之，王大喜。王妃有疾，與藥即愈，王又喜，奏為其府長史。及將戰，從王請甲，王曰：「上不與汝，我何敢與！

」因留之，使領輜重。哈剌八都魯不肯，曰：「大丈夫當效命行陣，乃守營帳如婦人耶！」見有甲者，飲以酒，高價取之，明日，被以往。王望見其介而馳走，使人問之，免胄曰：「我也。」因慨然曰：「一人興善，萬人可激，我為萬人激耳！」中道，三遇賊，賊射之，皆不中。王喜甚，解衣衣之曰：「此所以識也。」

師次金山，路隘，頓兵未能進，有使者云自脫忽王所來，曰：「我受太祖分地，守此不敢失。凡上所使與昔里吉之過我者，吾並飲食供給之，無異心也。且願見天子，而道遠無援，今聞王來甚喜，得一見可乎？」王以為信，左右曰：「此詐也，脫忽所居要害，殆與昔里吉為耳目，願勿聽。」乃羈其人，遣兵間道窺之，獲其游騎三十人，訊之得其情，知脫忽方飲酣。遂出其不意，進擊，大敗之，因獲昔里吉所遣使，知其不為備，又乘勢進擊，大破擒之，王乃命哈剌八都魯獻俘行宮。帝見其瘠甚，輟御膳羊胾以賜，既拜受，先割其美者懷之。帝問其故，對曰：「臣始與母訣，今歸，母幸存，請以君賜遺之。」帝嘉其志，命自今凡賜之食，必先賜其母。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，賜與甚厚。二十三年，陞同知宣慰司事。二十四年，又陞宣慰使。

二十五年，海都犯邊，尚書省以和林屯糧，當得知緩急輕重者掌其出納，奏用怯伯。帝曰：「錢穀非怯伯所知，哈剌斡脫赤可使也。」進階嘉議大夫，職如故，使怯伯與俱。

二十六年，海都兵至，皇子北安王使報怯伯，率其民避去。怯伯與哈剌八都魯南行六日，止八兒不剌，距海都軍五六十里。怯伯大懼曰：「事急矣，不如順之。」哈剌八都魯語其弟欽祖、榮祖曰：「怯伯有二心矣。」遂潛遁，與探馬赤千戶忽剌思遇，從騎百餘人，問之，忽剌思曰：「吾在海都軍中，聞怯伯反，宣慰脫身歸報天子，我故追以來。」哈剌八都魯察其誠，與之謀，結陣乘高立於西南，令之曰：「吾將往責怯伯，汝曹勿動，見吾執弓而起，即相應也。」既見怯伯，怯伯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。哈剌八都魯詭辭自解，得間，疾趨。忽剌思整陣以出，怯伯遣騎來追，屢拒却之。道遇送軍裝者，因護之至鹽海。及入見，帝喜曰：「人言汝陷賊，乃能來耶！」命與酒饌。顧謂侍臣曰：「譬諸畜犬，得美食而棄其主，怯伯是也。雖未得食而不忘其主，此人是也。」更其名曰察罕斡脫赤，賜以鈔五千貫，頓首辭謝，乞以所賜與同來者。帝特命受之，而令中書定其同來者之賞有差。

二十七年，遷正奉大夫、河東山西道宣慰使。奏曰：「臣累戰而歸，衣裘盡弊。河東，臣故鄉也，願乞錦衣以為榮。」帝以金織文衣賜之。居二年，召還，帝諭之曰：「自此而北，乃顏故地曰阿八剌忽者，產魚，吾今立城，而以兀速、憨哈納思、乞里吉（里）

〔思〕三部人居之，[2]名其城曰肇州。汝往為宣慰使，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，或曰哈剌八都魯，汝可自擇之。」對曰：「龍，非臣下所敢承。」帝曰：「然則哈剌八都魯可也。」復賜以繡衣、玉帶，及鈔五千貫，其為人主所眷注如此。既至，定市里，安民居。一日，得魚九尾，皆千斤，遣使來獻。俄召還。

三十一年春，世祖崩，太傅伯顏奉皇太后旨，命之曰：「東方汝嘗鎮之，今以屬汝，勿俟制命。」乃以為咸平宣慰使。元貞元年，召為御史中丞，行至懿州，病卒。

石抹明里

石抹明里，契丹人，姓石抹，世典內膳。國制，內膳為近臣，非篤敬素著者不得為。明里祖曷魯，事太祖，睿宗嘗求之於帝，帝聽以其僚十人往，敕之曰：「皇子方總兵闢地，朕輟爾以事之。能以事朕之恭事之，將用黃金覆周汝身矣。」顯懿莊聖皇后語憲宗、世祖曰：「曷魯事太祖，聖躬或小不豫，其烹庖之精，百倍平日，汝兄弟當終始遇之。」睿宗嘗從太宗西征，在道絕汲，曷魯晨起，聚草上霜，煮羹以進。睿宗問曰：「何從得水？」因告之故，師還，賜金帛甚厚。年八十卒。

中統初，明里入見，世祖令侍臣送明里於裕宗，且曰：「明里，朕親臣之子也，今以事汝，令典膳事。」已而世祖嘗命裕宗：令從人十人來，朕將行賞焉。十人者至帝前，四人列於明里上，帝曰：「第五人非明里耶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帝曰：「上之。」明里越一人立，帝又曰：「更上之。」明里又越一人立，帝曰：「止。」賜金紋衣一襲。明里出，侍臣以明里後來反居上，相與耳語，帝聞之曰：「明里之祖曷魯，事太祖、睿宗以及朕兄弟，爾時汝輩安在？顧謂後來耶！」帝親討反者於北方，明里請備持矛，師還第功，賜白金百兩。至元二十八年，為典膳令。

成宗即位，加朝列大夫，賜金帶，又賜御衣一襲、鈔萬五千貫，詔曰：「明里舊臣，其令諸子入宿衛，可假禮部尚書，進階嘉議大夫，食尚書祿以老。」

武宗即位，詔曰：「明里夫婦，歷事帝后，保抱朕躬，朕甚德之。可特令明里榮祿大夫、司徒；其妻梅仙，封順國夫人。賜黃金二百五十兩、白金千五百兩、衣一襲。」

仁宗在東宮，語宮人曰：「昔朕有疾甚危，徽仁裕聖皇后憂之，梅仙守視，不解帶者七十日。今不敢忘，其賜明里寶帶、錦衣、輿及四騾。」至大三年二月卒，年六十有九。

子皆顯貴。

謝仲溫

謝仲溫字君玉，豐州豐縣人。[3]父睦歡，以貲雄鄉曲間，大兵南下，轉客兀剌城。太祖攻西夏，過其城，睦歡與其帥迎降。從攻西京，睦歡力戰先登，連中三矢，仆城下。太宗見而憐之，命軍校拔其矢，縛牛，刳其腸，裸而納諸牛腹中，良久乃甦。誓以死報，每遇敵，必身先之，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。

仲溫豐頤廣顙，聲音洪亮，略涉書史。壬子歲，見世祖於野狐嶺，命備宿衛，凡所行幸，必在左右。丙辰，城上都，仲溫為工部提領，董其役。帝曰：「汝但執梃，雖百千人，寧不懼汝耶！」己未，大軍圍鄂，令督諸將。時守江軍士乏食，仲溫教之罾魚，以充其食，帝喜謂侍臣曰：「朕思不及此。飲以駝乳，他日不忘汝也。」一夕，帝聞敵軍讙譟，命警備，仲溫奉繩床，帝憑其肩以行，至旦不能寐。

中統元年，擢平陽、太原兩路宣撫使；二年，改西京。至元九年，遷順德路總管。時方用兵江淮，有寡婦鬻子以償轉輸之直，仲溫出俸金贖還之。十六年，為湖南宣慰使。二十二年，改淮東。歲旱，仲溫導白水塘溉民田，公私賴焉。

三十年春，入見，帝曰：「汝非謝仲溫乎？朕謂汝死矣！」從容語及攻鄂時事，帝喜甚，諭曰：「汝將復官乎？朕當為卿擇之。」對曰：「臣老矣，無能為也，一子早亡，惟有孫孛完，幸陛下憐之。」即日命備宿衛。大德六年卒，年八十。

子蘭，江州達魯花赤，先卒。孫孛完，承事郎、冀寧等路管民提舉司達魯花赤。

高觿

高觿字彥解，渤海人。世仕金，祖彝，徙居上黨。父守忠，國初為千戶。太宗九年，從親王口溫不花攻黃州，歿于兵。

觿事世祖，備宿衛，頗見親幸。至元初，立燕王為皇太子，詔選才俊士充官屬，以觿掌藝文，兼領中醞、宮衛監門事，又監作皇太子宮，規制有法，帝嘉之，錫以金幣、廄馬，因賜名失剌。十八年，授中議大夫、工部侍郎，行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。[4]十九年春，

皇太子從帝北幸。時丞相阿合馬留守大都、專權貪恣，人厭苦之。益都千戶王著與高和尚等，因搆變謀殺之。

三月十七日，觿宿衛宮中，西蕃僧二人至中書省，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。省中疑之，俾嘗出入東宮者，雜識視之，觿等皆莫識也，乃作西蕃語詢二僧曰：「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？」二僧失色。又以漢語詰之，倉皇莫能對，遂執二僧屬吏。訊之皆不伏，觿恐有變，乃與尚書忙兀兒、張九思，集衛士及官兵，各執弓矢以備。頃之，樞密副使張易，亦領兵駐宮外。觿問：「果何為？」易曰：「夜後當自見。」觿固問，乃附耳語曰：「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。」夜二鼓，忽聞人馬聲，遙見燭籠儀仗，將至宮門，其一人前呼啟關，觿謂九思曰：「他時殿下還宮，必以完澤、賽羊二人先，請得見二人，然後啟關。」觿呼二人不應，即語之曰：「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，今何來此也？」賊計窮，趨南門。觿留張子政等守西門，亟走南門伺之。但聞傳呼省官姓名，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左丞郝禎已被殺。觿乃與九思大呼曰：「此賊也！」叱衛士急捕之，高和尚等皆潰去，惟王著就擒。黎明，中丞也先帖木兒與觿等，馳驛往上都，以其事聞。帝以中外未安，當益嚴武備，遂勞使遣亟還。高和尚等尋皆伏誅。

二十二年，遷嘉議大夫，同知大都留守司事，兼少（傅）〔府〕監。[5]久之，遷中奉大夫、河南等路宣慰使。卒，年五十三。

張九思

張九思字子有，燕宛平人。父滋，薊州節度使。至元二年，九思入備宿衛，裕皇居東宮，一見奇之，以父蔭當補外，特留不遣。江南既平，宋庫藏金帛輸內府，而分授東宮者多，置都總管府以主之，九思以工部尚書兼府事。

十九年春，世祖巡幸上都，皇太子從，丞相阿合馬留守。妖僧高和尚、千戶王著等謀殺之，夜聚數百人為儀衛，稱太子，入健德門，直趨東宮，傳令啟關甚遽。九思適直宿宮中，命主者不得擅啟關，語在高觿傳。賊知不可紿，循垣趨南門外，擊殺丞相阿合馬、左丞郝禎。時變起倉卒，且昏夜，眾莫知所為，九思審其詐，叱宿衛士併力擊賊，盡獲之。賊之入也，矯太子命，徵兵樞密副使張易，易不加審，遽以兵與之，易既坐誅，而刑官復論以知情，將傳首四方。九思啟太子曰：「張易應變不審，而授賊以兵，死復何辭！若坐以與謀，則過矣，請免傳首。」皇太子言於帝，遂從之。九思討賊時，右衛指揮使顏進在行，中流矢卒，怨家誣為賊黨，將籍其孥，九思力辯之，得不坐。

阿合馬既敗，和禮霍孫拜右丞相，中書庶務更新，省部用人，多所推薦。是年冬，立詹事院，以九思為丞，遂舉名儒上黨宋道、保定劉因、曹南夾谷之奇、東平李謙，分任東宮官屬。二十二年，皇太子薨，朝議欲罷詹事院，九思抗言曰：「皇孫，宗社人心所屬；詹事，所以輔成道德者也，奈何罷之！」眾以為允。

三十年，進拜中書左丞，兼詹事丞。明年，世祖崩，成宗嗣位，改詹事院為徽政，以九思為副使；十一月，進資德大夫、中書（左）〔右〕丞。[6]會修世祖、裕宗實錄，命九思兼領史事。大德二年，拜榮祿大夫、中書平章政事。五年，加大司徒。六年，進階光祿大夫，薨，年六十一。子金界奴，光祿大夫、河南省右丞。

王伯勝

王伯勝，霸州文安人。兄伯順，給事內廷，為世祖所親幸，因以伯勝入見，命使宿衞。時伯勝年十一，廣顙巨鼻，狀貌屹然，帝顧謂伯順曰：「此兒當勝卿，可名伯勝。」帝嘗沃盥，水溫冷甚稱旨，問進水為誰，內侍李邦寧曰：「伯勝。」帝曰：「此兒他日必知為政，達人情矣。」

至元二十五年，從征乃顏，以功授朝列大夫、拱衞直都指揮使。元貞元年，賜金虎符，進階嘉議大夫。成宗即位，[7]復進通議大夫。初，拱衞直隸教坊，衞卒多市井無賴，竄名宿衞，及伯勝為指揮使，乃盡募良家子易之。五年，[8]扈從上都，天久雨，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鼙然，伯勝率衞卒百人出視之，乃大水暴至，立具畚鍤，集土石、穫罾以塞門，分決壕隍以泄其勢，至旦始定，而民弗知。丞相完澤以聞，帝嘉之。九年，以侍成宗疾，忤安西王，出為大寧路總管，伯順亦出為梁王傅。

武宗即位，召拜通奉大夫、也可扎魯花赤、刑部尚書。至大二年，加右丞。明年，進銀青榮祿大夫、大都留守，兼少府監。初，大都土城，歲必衣葦以禦雨，日久土益堅，勞費益甚，伯勝奏罷之。

仁宗立，正百官品秩，降授資德大夫，尋復陞榮祿大夫，拜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。遼陽省治懿州，州弊陋，民不知學。伯勝始至，為增郡學弟子員，擇賢師以教之。使客至，無所舍，皆館于民，民苦之，伯勝乃擇隙地為館廡，度閑田百頃，募民耕種，以廩餼之。歲大旱，伯勝齋戒以禱，禱畢即雨，人謂之平章雨。延祐二年，召為大都留守，

遼陽民狀其行事，言於中書，乞留伯勝，不報，民涕泣而去。三年，特授銀青榮祿大夫。

至治二年，賜金虎符，授武衛親軍都指揮使，兼大都屯田事，仍大都留守。奉詔監修文武樓，創咸寧殿，建太廟。泰定三年冬，以疾卒。贈翊忠宣力保惠功臣、太保、金紫光祿大夫、上柱國，追封薊國公，謚忠敏。

長子恪，初名安童，累官至兵部尚書，南臺治書侍御史，僉宣徽院事；次馬兒，以宣武將軍襲武衛親軍都指揮使。孫善果襲。

伯順官至大司徒。

校勘記

↑ 張（合）〔郃〕　從道光本改。參見卷一六三校勘記[四]。下同。

↑ 乞里吉（里）〔思〕　據本書卷五九地理志引本傳文改。

↑ 豐州豐縣人　按金史卷二四地理志、本書卷五八地理志，豐州屬下皆無豐縣，道光本刪「豐縣」。

↑ 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　按此時高觿給事朝廷，不在王府。道園類稿卷四０、道園學古錄卷十七高觿神道碑作「五府」，疑「王」誤。

↑ 少（傅）〔府〕監　道光本與道園學古錄卷一七高觿神道碑合，從改。

↑ 中書（左）〔右〕丞　據道園學古錄卷一七張九思神道碑改。按前文已書「進拜中書左丞」。新元史已校。

↑ 成宗即位　考異云：「案成宗即位在至元三十一年，次年乃改元元貞。傳書成宗即位於元貞元年之下，誤也。」道光本刪此四字。

↑ 五年　考異云：「其下又書五年、九年，則改元大德以後事。傳又脫『大德』字。」道光本補「大德」二字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